

修文县志

(民国) 修文县文献委员会 编修

修文县地方志办公室 点校

修文县志

(民国) 修文县文献委员会 编修

修文县地方志办公室 点校

修文县志整理点校领导小组

组 长 石 洪 蒋志伦

副 组 长 陈雄标 吕念东

成 员 金 松 唐 樾 夏之奎 李祖炎

《修文县志》整理点校人员

点 校 罗再麟

复 点 校 夏之奎 李祖炎

审 读 陈福桐 史继忠 张祥光 侯绍庄 张桂江

校 对 朱 屏 雷芃森

录 入 田志英 邓克霞

编 务 胡光胤 古学明 李成举 贾 文

制 图 夏之奎 贾 文

修文县志整理点校领导小组

组 长 石 洪 蒋志伦

副 组 长 陈雄标 吕念东

成 员 金 松 唐 樾 夏之奎 李祖炎

《修文县志》整理点校人员

点 校 罗再麟

复 点 校 夏之奎 李祖炎

审 读 陈福桐 史继忠 张祥光 侯绍庄 张桂江

校 对 朱 屏 雷芃森

录 入 田志英 邓克霞

编 务 胡光胤 古学明 李成举 贾 文

制 图 夏之奎 贾 文

(民国)《修文县志》点校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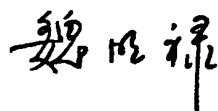
修文自清康熙二十六年(1687)建县至今已有320多年。其间,道光有《修文志志略》稿本,但早已失佚。因附于贵阳府属县,其历史沿革、山川名物、民情习尚、政事人文,大都在《贵阳府志》中记述,但地方内容略而不详。民国九年(1920),由邑绅陈嘉言等出倡创修《修文县志》,因军阀混战,兵燹连年,经数十任县长,历29年时间完成该书,终卷17志65目,60余万字。此举难能可贵。该书资料比较详实,考证较为稳贴,归类基本合理,结构也较完善。尤其是“凡例”以正名、昭实、戒污、除诞、务明、祛涩列为志规,要求编纂者与时俱进,不硬凑景观,不具列星野,不撰写涩文……都体现科学的内涵,是一篇较好的编纂志书的法则。可惜在印刷过程中,因民国县政府面临崩溃,资金拮据,只印刷一半告停,还有一半于印刷所倒闭时流失。修文解放后,虽经多方觅寻然未见下落。即便如此,我们还是从所存志文中了解到部分修文的昨天,也为建设修文的今天和明天找到借鉴的地方。民国后期县长张溶在该书“序”中说,此书“堪供地方人士之借鉴,且足为守土者之施政参考”。今点校该书,希望能达到“资治、存史、教化”的目的。

20世纪80年代,全国掀起修志热潮。修文县修志工作在几届县委、政府的关心重视下,取得很大成绩,新编出版了重在当代、贯通古今的《修文县志》,并荣膺多起奖项。编纂人员的艰辛付出,远远超过当年编修(民国)《修文县志》所尽之力。我曾参与其事,虽公务冗繁,然历史重任落在肩上,还是乐于劳作。修文历史悠久,往前追溯,是一个文明开发较早的地方,明代奢香开龙场九驿,名儒王阳明先生谪居此间立书院授徒讲学,并创“知行合一”之说,大启西南文教。从区位上说,元明时期即为水西要地,依贵阳而俯乌江,历代战事,如宋隆济抗元、天启安邦彦之乱、咸同农民起义等均在县境发生。可见兵家对此地的重视程度。鉴于此,我感到整理旧籍文献和新修志书同样重要,两者皆不可偏废。在续修《修文县志》的同时,整理点

校（民国）《修文县志》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。在吸取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，更好地以科学发展观为主导，努力创建修文的和谐社会，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“龙冈从此添声色，纸价洛阳日愈高”。衷心祝愿乡邦文献收集、整理、编纂的质量越来越好，地方志事业越发兴旺，地方文化更有声色。

是为序。

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reading '魏明禄' (Wei Minglu) in a cursive style.

2008 年春于修文

(民国)《修文县志》点校说明

(民国)《修文县志》记述了修文近 500 年的历史概貌，为了解、研究、开发修文及相临地域如息烽、清镇、开阳的山川地理、民物风情、名胜古迹、人物建树、社会风云提供详实可靠的历史信息，是不可多得的历史借镜。惜至今日，仅有半部保存，深为遗憾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这半部历史，恰好包括了自然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，仍可当成全部志书来阅读。此书对研究、开发、利用地方自然资源文化资源，发展乡土经济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点校此书，不仅是我们的历史责任，同时，也是我们为修文县改革开放作一点微薄的贡献。

本书在点校编辑过程中，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：

一、关于使用版本：本书所使用的版本为民国 36 年修文县文献委员会编，贵阳大中印刷所承印之版本。此书仅唯一版本。由于民国县政府资金接济不上，大中所只印一半告停，余稿卷九至卷十七部分遗失，深为惋惜。

二、本书有一些错字、漏字、衍文及异体字、生造字，点校时一并改、补、删、正。字迹漫漶不清者尽可能查证相关史籍补充完善，不能补充者以□代之。改正之字用（），衍文用〔〕，补漏之字用[]，以示区别。

三、有关段落：点校本按现行行文规范及志书的内容实际对原书进行改造，合理分段。改造原书不合理分段。

四、旧志所引古籍文献，均以书名号标示。所引古籍文献原文均加引号，所引古籍文献的大意则不加引号。

五、原书使用序号与现行标准不一，点校时按现行规范一并改正。

六、原志以史书的编排方式即正文用大字，铺陈、阐释和释义用小字编排，本书一仍其旧，不作更改。

七、本志沿革及前事志的主体部分用黑体字，阐释部分用同级宋体字，以突出主干。

八、原志由于后期校对匆忙，有少部分文字传写有误，佶屈不通，不得

已一仍其旧，望读者有以正之。原志装订有重页、漏页现象，点校时已进行删、补。

九、为使资料准确完整，本书利用《史记》、前后《汉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王阳明全集》等进行参校，尽可能展示编者原意，望读者识之。

《修文县志》序

世变方殷，群生未遂，强寇当殄，国步维艰。修文为全中国二十八行省二千余县治内之一县，建县未及三百年，近又析置息烽。土非上沃、人差富庶，治教有遵，服役不让。版图三千数百方里，人口八万有奇，且上溯有县之初，何代何属，或荆或益，无在不需方志纪述。以上达中央而旁邇四远，况又历经内政部征索，乌在不思有以应之，此县志之所以必修，而倡始者之历尽艰苦，且又不辞多蒙责难，以迄于今，其用心为何如也。

县人陈镜秋先生及介弟镜波先生，当民国十四年间，受地方长官暨一县人士之属，力任斯举，首筹经费，继订章程，聘采访，绘地图，经始历年，乃事编纂。贵阳陈衡山先生耄年宿学，实总厥成。枏既先识镜秋先生昆仲，至是遂属襄事，嗣则衡老逝世，镜波远游，枏更不揣拙劣，勉为纂竟。乃婴疾，几蹈不测，久而得瘳，则纂竟之稿半遭放失。于时镜波旋次贵阳，走访之顷，举此相告，互为咨嗟。盖枏又受息烽人士之属，仍从事斯举也。病起勉赴息烽，曾面诺镜波，必次第补完，以赎厥愆。岂意芦沟祸肇，举世震惊。书生何材，杞忧不免。况当大病之后，衰荼益增，虽思前诺，未容兼顾。二十七年秋，我镜秋先生又身临息烽，询其若何也。在枏则非敢因循，实精神之不逮。及二十八年夏，镜波先生逝世，镜秋先生以告，枏既悲感不胜。及是冬，息烽事竣，乃以二十九年春仍来修文，镜秋先生不加责数。忧游三年，勉告讫事，固不足登大雅。疚疾余生，略资检讨。

安顺顾枏时年六十

《修文县志》序

历史为人类社会经验累积而成，无论中外古今，凡属文明人类，靡不有史乘记载。盖藉以鉴往知来，择善而从，不善知改，此史乘之所以可贵也。若夫县志，固不足以言史，但其记载地方疆域、沿革、文物、物产、风俗，堪供地方人士之借鉴，且足为守土者之施政参考。是县之有志，犹国之有史，不可或缺。修文古属牂牁，明开龙场九驿，王阳明先生曾谪居是间。前清康熙二十六年始建县，以阳明先生曾于龙场讲学，并创知行合一之说，大启西南文教，遂成名邑。余于民国三十六年孟夏，奉命膺守斯土。到任之初，索阅县志竟不可得。急思有以纂修，旋访悉修文原属贵阳府，附于《贵阳府志》。民国九年，邑绅陈镜秋、朱德新、王瑞麟、胡炎明等出倡创修。由镜秋先生总其事，尽力甚夥，惟几经中断，迄未纂修竣事。余以县志既有如斯基础，自应加速完成。乃督促文献委员会同仁尽速纂修，务期年完竣。同时筹措巨款作印刷之资，幸得该会同仁之淬励，如期纂成，兹当交付剞劂，欣慰无暨。因缀数语以序之。

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万县张溶序

按：修文县志脱稿，本局经理陈镜秋欣快异常，复得张县长筹措巨款以资付印，更为深感，乃作诗以谢之。兹将原稿照抄于张县长序后，共荷玉成云，编者识。

仲宣县长赐览，公以周年之暂，完成千秋不朽之县志，并筹巨款以资出版，如此盛举，真所谓大贤为政即多闻也。额手（首）称颂，曷其有极，嘉言学识简陋，系未讲求音声，兹吟成七律二，五律一，不知鄙俚，录呈骚坛，藉博一笑，敬乞斧正，实深至感。

张仲宣县长修县志成志喜

邑阙志乘良可叹，赖公到此主文坛。已成儒者千秋业，敢与宰官一例看。
四野山川来纸上，历朝著旧入毫端。词严义正同迁史，岂独洋洋集大观。

辅政修文不惮劳，证今引古总滔滔。惊夸史笔同班马，争美诗才似谢陶。
家学旧传黄石略，著书新试紫羊毫。龙冈从此添声色，纸价洛阳日愈高。

书张仲宣县长修文县志后

龙场虽蕞尔，儒吏托千秋。旧迹征遗献，新裁纪远谋。
扶轮推大雅，名物拟中州。先哲曾居此，典型今尚留。

陈嘉言未是草

《修文县志》序

吾修（文）县志，过去附于《贵阳府志》，故一切均略而不详。民国九年，邑绅陈镜秋先生等出倡创修，当得地方绅耆同意筹款举办，而镜秋先生总其事。王县长其光聘孙仲翔先生为总纂，地方各宿儒为分纂。草创未就而仲翔先生远出，因而中辍。十四年春，镜秋先生由外宦归，见志事停，顿为悼叹。久之，复与地方官绅开会商讨，议筹专款。始聘贵阳陈衡山先生主纂，顾庆和先生、罗硕勋先生、陈镜波先生等为分纂，续修《贵州通志》诸名儒为名誉分纂，雷伯英先生、廖叔文先生为专任采访，地方各乡镇绅士、教师等为名誉采访。于是拟定创修《修文县志草例》及《修文县志采访条例》等。至一切书籍，除购买外，悉征借于镜秋先生府上。正积极进行中，会遭黔省政变，地方盗匪纵横，风声鹤唳，人心惶惶，又致中辍。迨政局安定，而人事则非，镜波先生远游服务中枢，衡山先生已归道山，其它各先生又皆星散无纵（踪）。镜秋先生恐功亏一篑，乃倩顾庆和先生继续编纂，办公处即设其家顾住贵阳红石板街。后庆和先生忽染疾病，卧床年余。病愈之后，不惟书籍无存，即档案、文件亦归乌有。镜秋先生闻知，心实伤焉。嗣后其竟舍本志职务而受聘于息烽，诚如其序所云先生有序篇载于前。廿九年春，镜秋先生迎之来修，一切供给，均出之私人，待以上宾之礼，冀志早成。殊其在修三年，成志无几，惟序文数篇。将赴织金之首夜，乃抱志稿十包送于镜秋先生处，次日即不辞而行。事后镜秋先生折（拆）阅，不胜愤恨。迨至三十三年七月，经官绅一度会议筹款印刷，并推定德新与张君啸石为校讎员，以半年为限。嗣以无的款而未工作。延至三十四年十月，徐前县长国桢令各乡镇每保先筹一万元，以作开办及缮写津贴、印刷稿纸等费用，其经收交来者，已正当支用，尚有未经收获者，县府有案可稽，至办事各员则列入地方预算，按月领支。复开官绅会议，张君因事辞退，乃另推雷君信侯继任，并立即开始工作。初以为志稿纂就，只仅校对，估计三月即可完成。迨拆阅顾先生所交稿件，共为十门，其目次则建置第一，而图说、疆域沿革、城池、

乡村、市集、公署、国防、警察、秩祀、道路、驿传、关梁、古迹附焉；山川第二，而山脉、水源、池沼、水泉、诸井、河堰、沟渠、岩洞、奇石附焉；食货第三，而户口、赋税、田赋、仓储、商业、工业、林业、矿业、蠲恤附焉；风土第四，而风俗、方言、方物分动、植、矿三门，而矿只参入铁、水银、煤等附焉；学校第五，而选举表附焉；官师第六，而附表；人物第七，而德行、政事、文学、武功、孝友、忠义、寿民、流寓、方外、烈女附焉；前事第八，而纪年兵事附焉；诸夷第九，而土司、苗蛮附焉；献征第十，而文艺附焉。十门之中，惟人物一志较为完整，献征采取亦略，风土志之方言、方物则注重于考据，聚精会神以出之，间有幽默讽词。此外则将采访草册一再誊录，混而包之，且两访册所本互异，趋向各殊，完全未经纂辑。检阅之余，不胜寒栗，当时再三细思，欲辞退则又负官绅之雅爱，欲工作则才疏学浅，力不能胜。进退维谷，如蚊负山，如芒在背。嗣以镜秋先生之勉慰，吾邑志稿编纂竣，敦聘朱远怀、雷信侯两先生审察，并增删之，诗云：“学浅才疏唤奈何，此中得失费研摩。沧桑屡变传闻异，文献无征感慨多。顾我未能亲检讨，烦君着意广搜罗。事关千古须加谨，几度增删订讹讹”。又慰县志局朱远怀、雷信侯两先生云：“须鬓萧萧雪样生，不才怎比郑康成。千秋文献谈何易，几许谗言无重轻。磨蝎命宫多挫折，弦歌被处总关情。劝君努力休惆怅，功罪应留后代评。”乃强肩此重任，当将顾先生体例变更，仍依照本县原订草例，计分为十七志，而子目则六十有五。各志中除无须延展者，仍截止于十七年。他如輿地志之疆里，建置志之邮务、电报，食货志之田赋、经费与地籍及学校志等，则延展至三十三年。新增而纂编者则有金石志、经业志、土司志、輿地志、前事志等。而风土志之方物，完全另编。于是新与信侯忽而搜集籍材，忽而亲临采访，调档感困，增删纂辑。因经费有限，致机构不完整，遂耽延迄今。此新等力之不逮，咎不能辞，但其中亦有复杂之因焉。现任邑宰张公溶，籍隶万县，学优而仕，热心文献，下车之始，即以修志为中心工作，筹款数千万以作印刷之用，日望本志早成，以了心愿。于新优礼渥加，慰以酬劳，故风雨不假，尽竭弩钝。惟篇幅浩繁，为时甚促，不免顾此失彼，多有缺误，所望博雅君子及续修本县志之来哲更加补正，是所祷焉。查本志，凡十七卷，都六十余万言，始于丙戌孟冬告竣，于戊子仲夏又核印方成。出力诸公除经理陈镜秋先生、昔任分纂之陈镜波先生、顾庆和先生、罗硕勋先生及主纂辑未就之孙仲翔先生、陈恒（衡）山先生；采访之雷伯英先生、廖叔文先生并牟泥（尼）之廖义安、乌栗之张铁青、周德远三先生而外，缮写诸先生则叶云翔、张次谷、朱德华、赵子英、周元昌、王垚等，其余无文档可

稽，良可慨矣。

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岁次戊子仲夏月纂辑邑人朱德新序

修文县志稿职员录

创修 陈嘉言 雷鉴瀛 雷超瀛 雷振瀛 陈嘉猷 王瑞麟

朱德新 杨德延 罗时俊 张岳崧 廖叔文 胡炎明

经理 陈嘉言

总纂 陈 矩 孙 鸾

分纂 陈嘉猷 罗时俊 顾 枏

采访 雷超瀛 廖叔文

纂辑 朱德新 雷瑞麟

校订 朱德新 雷瑞麟 雷书麟

缮写 张培德 朱德华 周元昌 赵子英 叶云翔 王 堡

绘图 王 璧

《修文县志》凡例

一正名 县为承奉中央，和辑人民之重体。县之規制，早具于封建盛时，更适宜革命以后之中华民国。县必有志，宋代已开其端，明之中叶，更见云兴。迄于清之末世，政繁民多之诸省、诸县，其方志之一修再修，奚可屈指。惟漫不经审，而沿讹袭谬，虽出诸名手，终难免于蒙讥。如承纂某某县志，其叙事论人不曰某某县，而曰吾邑。执笔者只知信手拈来，使人读之不解“吾邑”二字之何指。况某某县为国家之准名，而执笔者竟忘夫国家，更以为吾之独有乎。吾之不可，而邑之为尤甚。无论邑之释义有广有狭，而皆不可混于今之为县，诸多执笔者又每以邑代县，扬其蔽以昭正常，非所云吹毛索瘢也。尤有县本复名，执笔者偏省复作单，仍不忘以邑代县。即修文县以言，不直称而曰修邑，泛视之，以无害于义，倘确审焉，宁非笑柄？河南有修武县，江西有修水县，广西有修仁县，若皆省复为单，又县而邑之，谁复识得县之相淆，且并累及省之混惑。且县必有志，其著于今之国典。《修文县志》之纂就，惟循正轨，而不标新异，亦见有县志之书作县志者，志之与志，义本引伸而终不可训，故《修文县志》惟正其名。

一昭实 心之所之谓之志，志者记也，记其不可以或忘也。在昔邦国四方之志，掌之史官，斯义曾未有所谬戾。于当来革命之今时，谁谓必将弃其国故？故当搜集之会，若见其命意遣辞，有触于当时之国典及建国主义者，固必检必绳。其或事或人，从前之实际，则不能以意为去取，而务求合乎时尚。方志固非史，而有史之具体在，有或忘之，其不几于向壁虚造者何限。《修文县志》志修文县之事之人，志修文县之已往，而更有异于将来。一事一人之或虚，其对以往未必皆无所佐证，而于将来之取信，不又似乎渺渺。故《修文县志》之所以志，正亦纂者之为志也。

一戒污 过去及当时，诸行省通志，诸府厅州县志，有一不可思议之通弊，而人皆忽之。乃“艺文”一志必居全书之超半，一若不似乎此，不足以显其志之可重，更不足以扬其一方之人文。然何其陋也，何其谬也，何其所

见所识至于如斯之甚固也！实无以名之，亦权有善污屈譬之。夫其所谓艺文者，果皆出于硕学通才之所为耶？则硕学通才之艺之文，正可专集专刻以大饫饫乎斯世，更何必间厕诸通志、诸方志之篇幅，乃能不损其为硕学通才？然非谓硕学通才之艺之文，即不以载列诸通志诸方志也，果有关乎国计民生，或大资于因革损益者，则正惟有硕学通才之妙艺鸿文，足以永其声光而采辑之，尤恐或佚，又何污之敢言，乃独怪夫。凡有所志，凡述艺文，其于当时当地富贵之流，更不问其何学何才，必不少夫一文一诗之采列。果富贵者皆硕学通才乎？果一文或一诗皆富贵者之饰品乎？信如兹言。则凡“艺文”而超一志之半者，定非偶然。《修文县志》不揭“艺文”之目，而“献征志”颇知戒污，或亦慎乎慎择者流。

一除诞 天文之于人事、地理，其关系为至大，然非专门名家，备具精深测望之仪器者，则何敢于谬言。仿佛中国今日，固有斯人斯学，但未遍及效用于人民。若夫《周易》虚构虚言之太极，其于理想虽若可贵，而羌无故实，终觉惆怅。宋之诸贤，更从而推言无极，其用功也至深且苦，而实足以滋人迷离。要惟先圣昔贤学行笃实，虽有不逮，能使人谅，惟秦汉方士之遗毒而谶纬阴阳者流从而张之，二千余年间，陷溺之深，时有贤者犹不能自拔，可嗤之甚。此辈所知之天文，惟依托怪诞之是恃其为说也。几若可以操大圆而左右之。分星分野，七政四隅，史家皆据为典实，而天地更为其机械。多少通志方志于此竞竞，而展阅者要不过视若具文。其为诞也，其无益于事，无益于人，而徒张笑柄也。时至今日，固多知其不可者。《修文县志》不取乎此，其亦与时俱进之为用，而非谓有所逞所耀。更有类此而不足法者，灾祥怪变，其诞尤甚，允当屏之。他若八景之争列，何莫非轨于一诞，八景之何所昉舍道士妄谈。八景宫为老子所居而外，何处更有典，要一城市一乡村必具八景，不过朽腐。文人之掉弄点缀，亦何关乎城市、乡村之或轻或重，从而扩清焉。诚《修文县志》之职志也。

一务明 昼则明，夜则暗，明则易知，暗则难揣。天道人事，何莫不同。以文字记叙万汇，更为人事之最重。最重之人事，若出之以暗，又何以动人所视而益其行，且不自佚于甄采。然明乎纪叙人事者，又当有以自持，必不为至鄙至俚所摇惑，语意皆显豁，朗如青天白日，人之视之，不碍于目而畅于心，斯得之矣。

一祛涩 僻字奥句，最涩于文，最涩于纪叙人事之文。《修文县志》正